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_國際會議）

## 歐洲考古學會「公眾考古論壇」年會

服務機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姓名職稱：屈慧麗／副研究員兼組主任

派赴國家：捷克

出國期間：102年9月3日至102年9月9日

報告日期：102年12月9日

## 摘 要

一個社會成功的永續發展必須包括公眾的參與、教育環境的改造以及生活品質的提昇。近年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遊憩與觀光時間增加，成為當今經濟體系中最具發展潛力的事業之一。世界各國將考古資產發展成為休閒與觀光資源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現地保留的考古遺址更是以真實的方式呈現過去，將某段時間凍結在規劃的遊憩空間吸引許多遊客駐足。本次參與 2013 歐洲考古學會年會發表「公眾考古學的推行:以台灣中部為例」主以台中市考古遺址的保存及活化展示教育為例，考古的新角色近年來是作為自然與文化、生態保育與都市發展之間的中介性連結。事實上遺址的維護與再利用在異質性社會中引出的震盪與整合是多方面的，因此如何將各地考古遺址、遺物與教育、觀光、政治、出版、研究、展示等相關形成與建構相關知識與管理能力，開展適宜社群的學習機制，必能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

## 目 次

一、目的 .....	1
二、過程 .....	2
(一)會議議程 .....	2
(二)議場主題 .....	2
(三)現場討論交流情形 .....	3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	4
(一)台灣考古教育的推廣 .....	4
(二)考古學如何走向可持續的未來 .....	6
四、附錄：報告內容(英文版) .....	8

## 一、目的

本館近年配合教育部推廣十二年國教，推廣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其中考古學包括自然與人文科學是最適合青少年學習的項目之一。在博物館推廣考古教育其中相關業務與公眾考古有關，因此人類學組派員前往捷克共和國，參與 2013「歐洲考古學會年會」於比爾森市舉辦之公共考古論壇，一方面學習歷史文化豐富的歐洲人如何推廣考古教育，一方面發表「公眾考古學的推行:以台灣中部為例」(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sites in Taichung City.)，介紹台灣中部考古成果，分享全世界並學習他國經驗。日期為 102 年 9 月 4 日至 9 月 8 日。

## 二、過程

### (一)會議議程

歐洲考古協會(European Archaeology Association 簡稱 EAA)每年舉辦年會，此類大型會議吸引國際學者從世界各地來進行學術交流與發表心得。本屆(19)歐洲考古協會年會於捷克比爾森市有 1397 位參加，分別來自 48 個國度，出席者以英國、德國人較多，其中也有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會議中發表共 977 篇論文，其中的主題包括

1. 詮釋考古紀錄 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2. 考古資產管理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 Management
3. 考古理論與範例 Theory and paradigms in Archaeology
4. 公共考古 Public Archaeology
5. 挖掘出土的食物和酒 Archaeology of food and drink
6. 考古科學 Archaeological Science

相關考古討論的內容主要有介紹各國新近挖掘出土的發現、科學考古、數位典藏 3D、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最新的應用、考古學理論與實踐以及文化資產部分等，與會學者分享考古挖掘的成果以及如何進行文化資產維護的總總過程。由於考古與文化資產議題眾多範圍很廣，學者可根據其有興趣的主題選擇性的參與不同會場，吸收知識與交換心得。

### (二)議場主題

本年會公共考古的議場主題首先針對公眾考古 (Public Archaeology) 的定義討論熱烈，所謂公眾是指一群人的集合，他們參加討論和消費與文化有關的事務，眾人的看法與反應形

成所謂的公眾意見。綜合學者對公眾考古的定義：「舉凡與考古有關的任何活動，包括挖掘、管理維護、展示教育推廣等，當考古與大眾有互動的情形時，都可稱之為公眾考古」。或者當考古與現實世界衝突時，所遭遇到的問題，包括經濟開發、政治議題或者與考古倫理相關的事項，例如民眾為何有知的權力？由誰來決定所謂值得保留的考古遺產？政府和民眾雙方各得到什麼樣的好處、壞處等，都可以拿到公眾平臺上討論。一般而言推動公眾考古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更多人的參與，人們更瞭解居住地的歷史，並思索過去如何、為何與現在有關。在歐洲，大眾考古的興起早年是因為要與「學院派」考古區隔，而與「應用」在社會的具體文化資產管理事項有關（Schadla-Hall 2013）。

博物館展現考古是推動公眾考古的一個重要的議題，過去很少被人類學者拿來討論或是做為博物館研究的題目。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史前的證據是器物而非文獻，在考古學術研究如何合理的呈現及詮釋其中「理論」架構對學者來說即是一個挑戰。台灣考古在世界考古有其特殊性，檢視 21 世紀之歐洲公眾考古推行狀況，思索如何由博物館介紹台灣考古，分享全世界。筆者認為首先仍應強調考古遺址價值，2013 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人類學百年》特展中從台中市七期重劃區、台中公園、13 期重劃區遺址挖掘出土的古物，使台中城的歷史更遠溯至 4000 年前，而近年推出的《古早台中人的故事》、《城市考古》，則以近年來在台中市惠來遺址 144 號抵費地、西大墩遺址、麻糍埔遺址、中興大學遺址挖掘出土的番仔園文化遺物、獸骨、種子等動植物標本為主及營埔，並藉由珍貴的百年歷史照片，呈現台中市從古至今的環境變遷與人類歷史，為我們還原古早台中人的生活樣貌。

### （三）現場討論交流情形

本次參與 2013「歐洲考古學會年會」於比爾森市舉辦之公共考古論壇，了解公眾考古必須在考慮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層面同步可持續的經營，才有永續的未來。本次的發表也有意藉由在台灣的「挖掘」、「呈現」與「教育推廣」三階段，重新思索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的理念與操作，俾益拓展大眾的時間意識縱深及進一步探討文化創新、傳播及迅速共享策略。公眾考古不僅是「倫理」或義務的討論過去，而是提供公眾對過去堅固證據，對日後遺址博物館和公眾參與文化政策等有助益，本館未來仍將針對考古在城市之發展階段，台中遺址與遺物

如何被發現與呈現所經歷的過程為主軸檢討，期待更多的探討過去，展望未來。

論壇議題中亦針對為何公眾考古主要是「考古」而不是「過去」或文化資產，及很多地方文史工作者採集古物標本的原因熱烈討論，除去個人喜好蒐藏心理因素外，這可追溯公眾考古學為何迅速發展及其是否具政治目的，以及社區考古與公眾考古有何不同思索起。在英國 1980 至 90 柴契爾保守黨時公眾考古興起，而社區考古則是興起於勞工黨時期，提倡改變的理由主要是希望不再被政治操控，而是回歸地方及讓文化紮根。

###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考古遺址如何成為永續的教育及觀光資源？首先要瞭解的是其在地區的「可持續性」意義，「可持續社區是一個使用其資源以滿足現今之需求，同時保證適宜的資源留給未來的世代。可持續的社區為全體居民尋求較佳的生活品質，同時保持自然長久的運作能力，以減少廢棄物、防制污染、促進有效性及開發地方資源以活化地方經濟。可持續社區內的決策，產生自豐富的市民生活及社區成員分享資訊。一個可持續社區像一個生活系統，在其中人類、自然及經濟元素是彼此互依，而且從彼此獲取力量。」(Minnesota SEDEPTF 1995)

在全球化之時各地區遺址具有地方「多樣性」的特色，推展社區觀光是保存遺址的手段之一，其最主要的目的則是希望藉由文化觀光的推展，不只讓遊客，甚至是讓在地居民更認同自己的文化，提高地方的自明性。同時藉由文化觀光之推展讓文化資產得以保存與再利用，希望「由下而上」的推展帶動及找回地方經濟活力，避免人口外流，增加就業機會，配合社區總體營造保存其文化的獨特性，達到文化傳承、永續發展之目標。因此遺址及其他文化資產與觀光事業往往被劃上等號，遺址與土地結合，文化和生活結合。其次是遺址保存其背後之可能產值與經濟潛力，遺址或文化資產若無法融入附近居民生活，則遺址本身就已經失去了永續經營的動力，畢竟城市還是供現代人使用的。

#### (一)台灣考古教育的推廣

考古學是什麼？考古學是探討過去人群遺留下來的古物、遺跡並進行整理分析其相互

關係，以試圖重建、說明過去人群的歷史、文化內涵及生活方式。近年來當「考古」這個名詞出現時，很容易吸引大庭廣眾的注意，因為古代人類的文化是如此的燦爛多彩，人們在好奇心驅使之下透過考古，逐漸瞭解人類如何與大自然互動過程及社會的演進。已往探討人類從那裡來和尋找史前人遺留下來的古物與研究史前文明是專業考古學者的事，現今台灣的社會對於考古學的興趣，藉著知識水準的提昇、資訊的發達比起過去，已是大大的被鼓舞。看來考古學吸引考古學家的那種對過往神祕世界追根究底所獲得的滿足感，同樣挑起了全民大眾的興趣。近年考古的新角色可作為生態與文化、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性連結已成事實，亦即推廣考古教育與展現考古知識，是古代文明與現代文化創新、文化資產延續的一種溝通橋樑。然而從考古挖掘自然與文化層位到展現及推廣考古知識，如何透過溝通與詮釋讓更多普羅大眾認識文化資產，加深人們更瞭解居住地的歷史，並思索過去如何、為何與現在有關，目前仍缺乏一個有系統的思維與做法。

台灣的考古教育若能從小推廣起，未來可以培養更多的科學家，西方人認為今天培養藍領工人認識科學，明天可以更容易推動民主社會的概念，因為考古本身就是一門科學。學者認為目前在台灣國小、國中教育體系中「社會科」和「認識台灣歷史篇」，都有介紹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部分，期待透過考古教育的推行可以讓下一代的主人翁更瞭解這塊居住過的土地和人群，至於是否能達到科學的精神和民主的素養則需配合公民教育非短期可成，然而保護遺址、認識鄉土卻是刻不容緩的。

事實上，「考古」這樣的專題牽涉到地質、動、植物學等不同學科，是與「現在」息息相關的，因此老師和學生應會覺得很有吸引力。不過有的社會科老師覺得史前文化的課不容易教，因為他們以前沒機會學，且本身對陶器、石器很陌生，也希望能進一步取得資源如最新考古發掘報告或有教學時的補充教材、教具箱等，言之有「物」這方面博物館的考古學者應可諮詢，如此才能言之確鑿，進一步引導小朋友踏入考古殿堂。未來有關考古教育的推廣，需要更多老師及考古人員花時間及心力去思考如何「利用」當地的考古遺址，探討史前人與現代人的關係。

上個世紀末在面對第二個千禧年的來臨，世界各國在討論如何因應新世紀的挑戰時，普

遍都認為教育是提升國家競爭力和提高國民生活品質的根本之道。雖然近十年來台灣各級學校的考古教材持續加入，但是似乎還未能有效改變這門學科長久以來被誤解的刻板印象。如何協助社會大眾與政策決策者體認「考古」對於生活教育的價值，並且在新課程中賦予恰當的地位，實在刻不容緩。如何培養和教育學生對異文化的理解並瞭解人的相似性和多樣性，未來應將考古教育列入公民教育之中，對第一線的考古教育工作者而言，至少包括小學社會科教師、國高中教師、大專教師，如果能夠重新思索考古教育在國民教育階段的意義，同時積極轉變國人，包括對學生、家長、其他科目老師、校長、教育決策者、企業主、一般社會大眾對考古的刻板印象，那麼教改也將是讓考古教育價值彰顯的契機。

## (二)考古學如何走向可持續的未來

環保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永續經營與維護保存，考古遺址是文化遺產與地景的一部份，遺址本質上是不可取代、無法更新的；亦即一旦被破壞就永遠無法挽回的，因此符合需要立刻付諸行動予以「保存」的要件。的確保存遺址的概念長久以來得到知識份子的認同，和環境保護的宗旨是相通的。然而在另一方面，遺址挖掘也可視為是一種對遺產的破壞，特別像是古墓被盜掘、挖寶等，因為它是不可回復的。然而這樣的矛盾性也發生在維護保存與經濟開發的衝突中，開發是必然與無可避免，同樣的困境也出現在推動「永續經營」的理念。

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古代遺址應被置於法律的保護之下，在歐洲落實考古遺址保存的兩個做法一個是透過立法保護；一個是出現在都市開發的仲裁過程中。前者英格蘭主要包括 1979 年的「古代紀念物與考古區域法案」，以及 1983 年修正的「國家文化資產法」，1990 年的「開發指南：考古和城鄉規劃 (Policy Planning Guidance16)」等。而後者都市開發原則主要是根據環境部制定的規劃與開發守則 PPG16 條文 1)：「環境部應該設立政策指示陸地上的考古遺址、遺物如何被原地保存或僅需紀錄保存。」這個政策的推出雖然只針對英格蘭，其目的是配合考古的需要，以及期待開發案能真正協商，特別是在早期開發者和規劃當局溝通的階段，試圖妥協後能減少潛在的、必然的衝突。

當開發案威脅到考古遺址時，必須先進行必要的挖掘和記錄的保存或者提出搶救計劃，

不論是否為小型的案例仍要準備包括事先的規劃方案、田野工作、遺物分析報告等。每一過程都有提出的大綱、決策、收集資料、檢討和回顧部份，田野技術也包括遙測等高科技，最後報告可收入政府編的遺址登錄系統或地方當局的地理資訊系統中。一個開發提案已知將會破壞考古遺址，如果事先規劃以避免敏感的區域被破壞，或許遺址有「現地保存」的可能。

在現實生活中，考古學的實踐過程是非常複雜的，事實上有些困難無法預測，例如考古學者於遺址範圍內有施工下挖情形請求業主暫停施工破壞遺址時，有部分業主答覆其不知其土地位於考古遺址範圍內，並表示於請該土地建照時亦未被該局人員告知即核發，更遑論依照文資法相關程序於開挖前進行考古遺址相關會勘評估工作。為避免日後工程破壞遺址重蹈覆轍，考古遺址主管機關有責任和義務應邀集各局室相關業務部分執行者，就如何於民眾申請執照時，有關文化資產業務人員能立即提供查詢、辨別其土地位置是否於考古遺址範圍內，共同商討解決辦法，以免發生民眾因無考古相關專業知識，逕自開發而導致遺址之破壞而至被罰款，因為這不只是有助於市民了解自己居住地區過去的歷史，也是保護文化資產重要的一環。

#### 四、附錄：報告內容(英文版)

19<sup>TH</sup> EAA ANNUAL MEETING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Archaeologists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he sites in  
Taichung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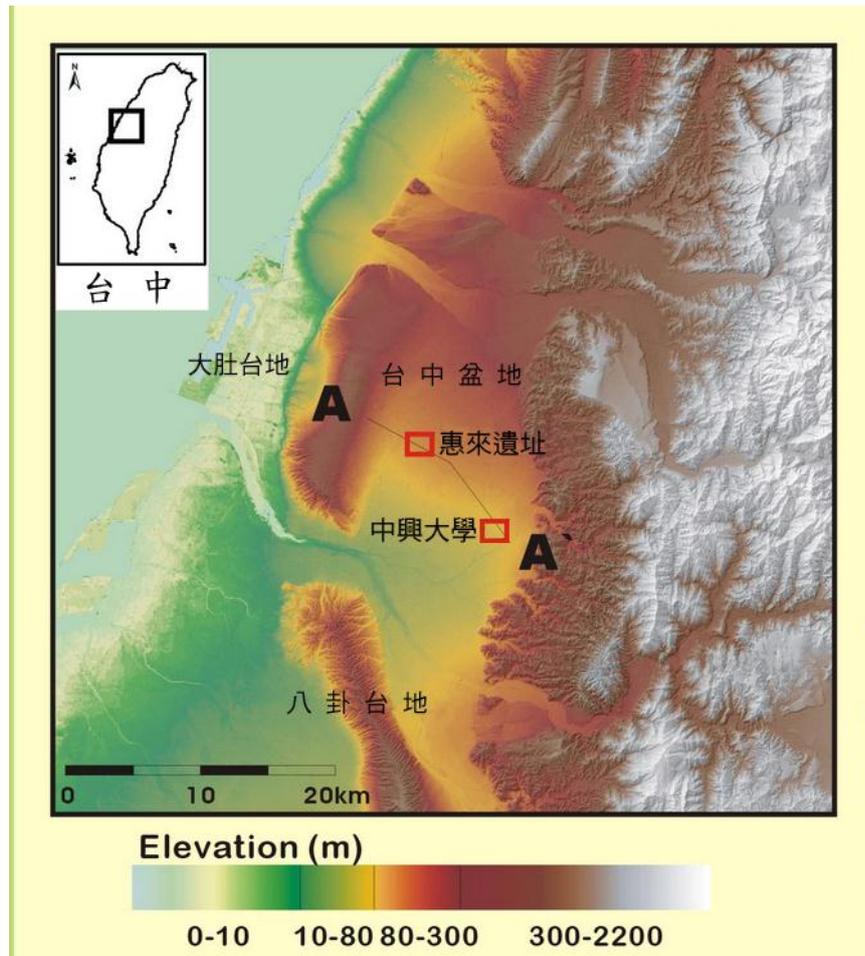
Wheilee Chu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erv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has been quite successful for only two to three decades in Europe, Nevertheless many aspects of these practices are worthy of emulation by Taiw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ast the cases in the UK to the arran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wan. One case study is drawn from central Taiwan, i.e., the Hui-Lai sit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most valuable land in Taichung city.



## Rescuing excavation

The Taichung basin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Excavation data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chung city tells the story of prehistoric resident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different styles of objects emerged. Evidence of prehistoric peoples up to 4,000 BP has been found in Taichung City.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ecome a critical source of understanding the majority of humanity's past in terms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e d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rescuing excavation record is not sufficient. In short, presenting and promoting archaeology education to the public matters for the modern culture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Educating the profound and diverse record of

ancient humanity has a value for bridg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work of archaeologists is to salvage prehistory before urban development destroys important sites in Taichung City. It is also hoped that as the authentic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become of more and more interest to the public and the students that's prehistory will become educational and recreation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to rescuing excavation, the author expects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educational purposes can be served as sustainable mechanisms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 **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rchaeology in education.**

Various archaeological problems with relevant ethnic and legislation that appear in Taiwan are addressed, and, better ways of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wan are proposed. In the following, the researcher summarizes several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aichung City, later some possible an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near future are discussed.

Once a site and its finds have been recovered, recorded, and studied in certain ways, the process enters the stages of pre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According to the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both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We should adapt a longer-term view and involve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public and key interest groups (English Heritage, 1996: 5-6), so that ‘loc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and presented.

It has long been a doctrine in archaeology that a site is best preserved in situ, but we have to reflect on the notion that preserving too much would risk ‘freezing’ the historic sites at a single point in time. We should not deny that continuing change allows life to go on, while reflecting on our evolving culture, interests, and fashions, and ensure that the past takes its proper place in the present.

Artifacts should be preserved to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categorized thoughtfully for convenient accessibility. Displaying fundamentally means that the finds are evaluated through academic research or transfer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enter the public domain. They are protected by law, and although above and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individual, yet something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has a legitimate interest and rights. For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displays clear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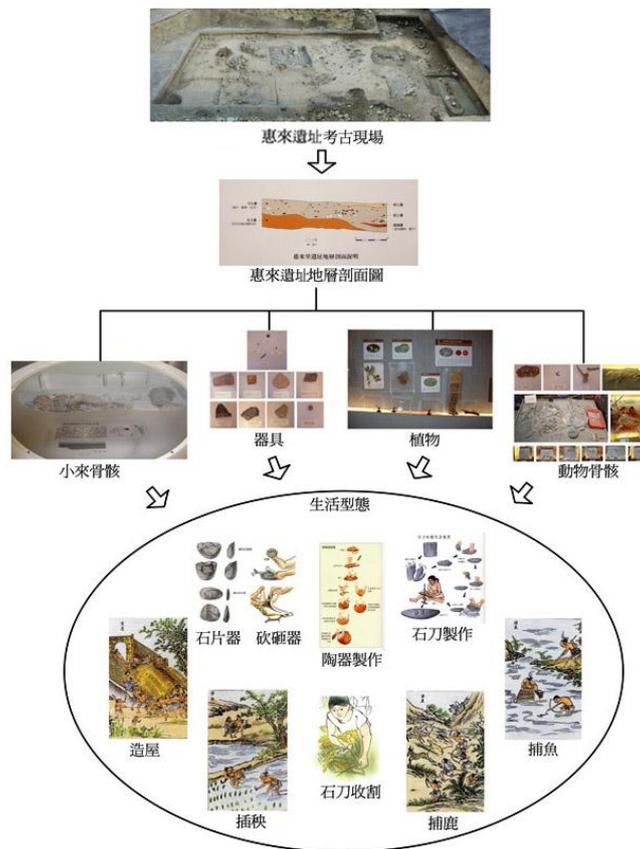
involv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c material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eir finds aim to enhance the visitors' sense of history, sense of discovery, and sense of wonder.

However, one has to notice that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is in fact site-specific, and chronologically narrow. The story is fragmented, based on isolated times and places, so it must be connected with other relevant sites and historic material to form a larger picture of the human historical landscape. Pearson (1993: 229-231) critiques how to interpret and deal with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at archaeology should be interesting and easily to be understood. It should be open, accessible and reinterpretable, rather than known, closed, and fully reconstructed. Archaeology should not itself belong only to the white and the male. It should not lead to racism or chauvinism. It should respect the past and the dead. Public opinions should be evoked not only to pressure illegal treasure hunting and trading, but to support conservation ethics.



Exhibitions may be didactic or intended to evoke feelings through communication of worth and relevance. Those displays with a looser structure and a lattice work floor plan reflect a lack of articulate knowledge, while those with a strong structure and linear circu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relatively thorough knowledge about the exhibition subjects.

In addi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materials, investigations are fundamental for an archaeological museum. The museum should prepare a long-term strategy or plan for relevant research; thus it may produce more knowledge to enhance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xhibition.





2013 歐洲考古學會年會



2013 歐洲考古學會年會在捷克舉行